

乡下老灶(散文)

宋扬

故土老宅。每座宅院都离不开飘散炊烟的灶房,虽说土得掉渣,却安放着一家老少的生活,养育着全家人的胃。孔子曾在《礼记》里说:“饮食男女,人之大欲存焉。”故乡这方水土,无论城里,还是乡下,究竟吃点啥、喝点啥,谁也离不开灶房啊。

周作人先生觉得:就饮食来讲,哪里的东西都比不上家乡的东西好,母亲做的菜是最好的菜。这种看法与梁实秋的见识不谋而合,梁实秋曾感喟:凡是自己母亲做的菜,永远都是最好吃的。

其实,舌尖记忆,并非只与乡土情结有关。婴儿的紧张状态源于饥饿,母亲喂食,可以消除其紧张,这就形成了最早记忆的快感与“本我”。终于明白,母亲做的菜,永远是最好吃的——有道理呀。哪怕大名鼎鼎的川菜,比如毛血旺、辣子鸡,与川北凉粉、抑或三蒸九扣等,都比不过母亲的拿手菜,那么有情有义、有滋有味呀。

在乡下,灶房的重要性与它得到的待遇多不匹配。堂屋、歇房高高矗立上方。灶房只是偏房,像侍候老爷的小妾。偏就偏吧,竟与猪圈紧挨着。

灶房多不开窗,烟熏火燎,时间一长,土灶台藏污纳垢,犄角旮旯油腻成痼。灶台上方的茅草房顶上,

悬吊着一些满是油烟的稻草。稻草悬而不掉,等待腊月底彻头彻尾的打扬尘。用捆扎的竹丫,把悬着的蜘蛛网、稻草统统扫下。

捅烟囱要爬上房顶,放进竹竿一通乱搅。偷懒的,往往付出代价。没烧过心的火苗,冲出来掉在草房上,就是一场火灾。屋顶有了火苗,过路人大喊大叫了,灶房里的人才惊慌地跳出来扑火。火,有时由内而外,一不留神,火塘里柴火滑落,引燃一堆柴禾。火往上冲,其势迅疾,扑之不及。五黄六月天,坝上火灾接二连三。灶房烧起来时,火苗乱冲,烧红了半个天。一个夏季,总有那么几次惊心动魄的扑火经历。回忆起来,仍心有余悸。

男人开始修补开裂的墙体。从河滩担回红沙,兑上少许水泥。先在墙缝里塞入石块,然后,调制红砂泥浆抹墙。男人又平整了灶房的泥巴地面,再打上水泥青砂浆。灶房焕然一新,可惜屋顶终究不是瓦。瓦房是分水岭,坝上已有了红砖瓦房。瓦房整饬简单,只需把瓦挑挑拣拣。草房五年一翻新,年年得补漏。翻新后的灶房檐口齐整,厚厚的一层麦秸秆,在冬日早晨的太阳下闪着金光,加上微红的墙体,灶房还了魂,又变成了新房。

夏天,灶房留给人们太多惊惧

与惶恐。冬日,厨房却温柔得多。

吃的,当然具备特殊风味。玉米将草木灰炸出凹凼,一个接一个。玉米春光乍现,绽成了花儿,又被微微腾起的草木灰轻轻覆上。于是,两三双手,一通翻找、一通争抢,比的是眼疾手快。老人们望着绕膝的碎娃儿们,笑得眯缝起了双眼。年,就这样暖暖地过着。

灶房,几乎承载了乡下人所有的欢乐与辛酸。捅烟囱的女人爬不上房了,挑砂的男人扛不动担了。长大的碎娃儿让他们跟着进了城。进城前,老宅的粮食、肥猪与鸡鸭鹅,都变卖了,灶房内的坛坛罐罐和屋檐下那些积攒多年的柴禾卖不掉,也带不进城,只能认命吧。坛坛罐罐和柴禾落寞地趴在灶房里、屋檐下,像一条条被主人抛弃的乡下老狗。

法国著名作家狄德罗更贪恋美食,他曾笑谈:没有诗歌,没有音乐,没有艺术,没有朋友,没有书籍,我都可以活下去。但是,作为文明人的我,离不开美食。这又与孔子的“饮食男女”紧绑在一起了。一座小小的灶房,曾是女人们永恒的领地。但女人们已不再是生活的主角,她们渐渐地变成了乡下婆子,犹如那些留在乡村的老灶房,屋顶的荒草已返烂,只能在夏雨秋风中,慢慢沉入老宅的泥土里。

挑三担泥土(小小说)

红墨

第一天赴丽县,我先去了知县湖。

我停车走向湖边,一老伯穿着救生衣正解缆绳。我上前打招呼,老伯:“这么早去湖里?”老伯说:“只要天气允许,我每天天清早都要进湖一趟,顺便捞点漂浮物。习惯喽。老伯的普通话掺和着浓重的地方音。

我说:“能否搭您的船?行啊!”老伯说着,上岸,走向附近的小木屋,一会儿出来,拿着件救生衣给我穿上。登船。我递给老伯一支“利群”烟。老伯摆摆手:“戒了十几年了,都不让我抽,要我长命百岁,哈哈!”

船桨荡开平静的湖面。老伯七十岁许,精瘦、矍铄,动作稳健。我看你像中小学校的校长。老伯说。我问:“您咋看出来?”老伯说:“我一看你就是个文化人。我不禁呵呵乐,感谢老伯夸奖!

小船划向湖中央,老伯停了桨,坐下,任小船悠悠地荡。清晨的湖面笼着一层轻纱,似少女酣眠未醒。小船是少女梦里的景物。

你知道为啥叫“知县湖”吗?老伯突然问我。

我故意答:“不知道。”老伯说:“丽溪经常发水灾,特别是台风季。台风一过,大晴几日,丽溪两岸不少粮田又遭旱灾。新任知县唐有鱼带领民工治水,挖塘凿渠,把丽溪水引进两岸的塘湖里。挖溪北湖,是最大的工程。唐知县晴天雨天一身泥,吃住工地,还立下凡途经工地的官员商贾行旅都要

停车下马,挑土三担方能放行”的土政策。

这“土政策”有创意!我说:“可是行得通吗?”

一个胖子商人途经工地被拦。商人说:“我捐银百两,这挑土三担则免了吧。”唐知县说:“捐银百两以慰工地上的劳苦民工,甚是感谢!但挑土三担不能免。商人只能乖乖地挑土三担,才让通行。

我鼓掌,惊飞了船头的一只水鸟。

有一武官,一身戎装,骑高头大马,身后还有一队持长枪的兵士,途经工地也被拦。武官嚷嚷:“本官身经百战,九死一生,今日要务在身途经此地,挡我者,格杀勿论!”

这个《丽县志》倒没有记载,是不是老伯想象加工呢?这位老伯也是个“文化人”哩。

武官突然闹肚子,急需上茅厕。只能匆匆下马,蹲在工地上的土堆后拉撒。武官才提上裤子,民工已把畚箕扁担压在他的肩上。武官嘴里叽里呱啦只好挑了三担泥土。

我不禁哈哈大笑。

老伯开始轻轻划桨,边继续他的故事,某日,出现一顶豪华官轿,四人抬,前后还有几位随从,也被拦。官员掀开帘子,中年,相貌俊朗,声如磬音,唤唐知县见我!唐知县一身泥水快步走到轿前。官员问:“你是丽县知县唐有鱼?”唐知县揩了揩脸上的污泥,在下,正是。官员又问:“你真立有‘凡途经工地的官员商贾行旅都要停车下马,挑土三担方能放行’之规矩?”唐知县不答

话,指了指路旁的牌子。

官员捋着八字须说:“我乃堂堂三品大员,你一个芝麻七品官,我让轿夫代劳。

您身为朝廷三品命官,百姓敬仰,理应作出表率。唐知县说:“您须亲自挑土三担,不得让他人替代。不过,您也可以调转轿头。

那官员有没有调转轿头呢?我配合老伯讲故事。

古时这条“千马路”是交通要道,官员商贾行旅的必经之地。老伯接着说:“有随从按捺不住,被官员制止。好一个知县唐有鱼!官员哈哈大笑,下轿,牵着唐知县的手,下了工地,掀起长袍,挑了三担土。那官员‘我又故意问。老伯没有直接回答我,停桨,眺望浩淼的湖面,说:‘丽溪上下游的塘湖,汛期防涝灾,旱时又灌溉粮田千顷啊!’

雾霭渐渐散去。我站起来,踱巡四面的绿水青山。

唐知县接到圣旨,免除丽县粮役三年。丽县知县唐有鱼速进京任命。溪北湖更名“知县湖”,“千马路”更名“三担路”,并赐墨宝二幅。老伯又开始划桨,说:“那官员正是巡视河工、观民察吏,南巡的乾隆帝。乾隆帝原本坐马车微服私访,听说丽县知县唐有鱼的佳话,演了这一出。

我拿出手机给县委办打电话,我在“知县湖”,9时的“欢迎仪式”就在“知县湖”上召开。

老伯狐疑地看着我。

我对老伯笑笑:“我没有告诉老伯,我是丽县新来的县委书记。

疫期重读《神曲》

李南

重读但丁,是在三十年后,在薄雾弥漫,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清晨烧脑,费解却又沉迷于此。咖啡的香气飘散到窗外。注释长过诗歌,诗歌又长过漫漫疫期。

随着地狱之门在眼前渐渐敞开,我惊诧,它真的存在:那个叫弥诺斯的地狱守门人,仿佛也是我们小区夜间巡逻的保安。伟大的导师维吉尔、被流放的诗人一同行走在恐怖的山林。罪恶的佛罗伦萨,白党和黑党哭嚎、忏悔、沥青和火雨下的酷刑,荷马、苏格拉底、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、伊壁鸠鲁和出卖耶稣的犹大,在地狱,这些人在沸水中煎熬,所有的好人和坏人都是罪人。

重读但丁,是在十年之前,当我沐浴了神恩。渐渐开始理解了黑暗的中心如何旋转,人是如何堕入深渊,又是怎样涤罪洁身,正如在炼狱,但丁额头上的七个“P”字,经过七层台阶才能得以清除。当然也有天使引路,山峰抬高了灵魂,幽灵们从烈焰中经过。我坦承,此时我也生活在人间炼狱,病毒、洪水、恐慌,战争一触即发,人们来不及反思,灾难是如何形成了千年冰川。

重读但丁,是在年过半百之后,河边的柳枝含着幽怨,重症监护室,受难的人们是否想到,这世上还存在一个天堂?那里有花环、歌舞,庆祝基督获胜的队伍,火焰来自双枝烛台,星辰把穹窿照得通明。但丁重逢了他的贝阿特丽切,而那位至高者端坐于光的中心。但丁惊叹:“天上的每个地方都是天堂。”是的,我也相信天上的事情,尽管此时在人世间受苦、啜泣。

重读《神曲》,是在这世界充满变数之际,是在人心变得刚硬,大地裂开了缝隙之时,我读得很慢,仿佛需要下半生时间,细雨浸染着书中每一个文字,古典乐器中夹杂着忧伤的萨克斯。

风倚在清水边只有背影

贾光华

我无异于你的身影,就像那一声冷却的水鸭,没有远行。清晨的黑寂总是惊醒昨日的旧梦,潜伏在胸。唯有,深邃的目光可以与你依偎同行。生,如此可以在前夜成为起点,在新鲜的鼓点里倾听远方的声音。

铿锵的步履和夜鹰激荡,秋在深处生长,还带来了芳香。那是我撒在身后的纪念。清新的早安,愈发可以清晰,把孤独悬在远方的门框,只待撕心裂肺的呐喊。